放鹤亭 | 文学

2026年11月10日 星期二
责编：林刚 美编：张昊 校对：杨翼

人间有味

风干的乡味

◎方华

入冬后，母亲总要腌制一坛坛的萝卜干，一直吃到来年春天。

萝卜干，在我们这儿被称作萝卜响。将鲜萝卜切条晒去水分后，进行腌制而成的萝卜干，吃在嘴中脆嘣嘣的，可能这就是萝卜响的得名理由吧。

萝卜响是旧日乡下人家度冬的必备，即便当下食材极大丰富的年景，也常见人家制作一些萝卜响作佐餐小菜，让油腻的日子有一份清爽香脆的品味。

想那窘困的日子，冬晨里一碗热乎乎的白米粥，几根嘎嘣脆的萝卜响，也让我至今唇齿间回味留恋。

从前，一般在小雪节气过后，家家户户就开始腌制萝卜响。这时节，田垄间的萝卜经霜历雪，辛辣之味和青涩之气慢慢消失，萝卜里的水分和糖分也大大提升，生吃、熟吃，味道都极佳，也是腌制萝卜响的最佳时节。

得是晴好的天气，切条晾晒萝卜成了村妇们紧要的事情。虽忙碌，却让接下来恬淡悠闲的冬日有点滋味。这时走在村头巷尾，铺陈在竹匾、篾席，穿挂在廊前檐下的或青白或红艳的萝卜条随处可见，成为乡村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元代的王祯在其《农书》中记述："北人萝卜，一种四名：春曰破地锥，夏曰夏生，秋曰萝卜，冬曰土酥，谓其洁白如酥也。"在我的家乡，旧日土生的萝卜虽也洁白如酥，却并不大，不像现在的品种，好似激素增长一般硕大。即便这并不大的土生萝卜，乡人在做萝卜响时还要选个头更小的，这样就能保证每一根萝卜条都连着皮，让制成的萝卜响更加脆"响"。

母亲先在塘边将带泥的萝卜洗净，冻得好似红萝卜的一双手拎着盛满长条白嫩的萝卜回到家中，开始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切条，那篮中一个个小小的萝卜仿佛躁动不安，在母亲翻飞的手中不断"跳"入砧板，在刃口下发出脆快之声，变身一条条月牙儿般的俏丽身形。不一会，母亲的双手会微微散发热气，额头也渐渐渗出细汗。斜射进屋的冬日阳光将母亲的身影罩在明快的光影里，成为我回忆中温暖的影像。

大小不一的萝卜，在母亲的巧手下变成几乎大小均等的条块。母亲将切好的萝卜条铺陈在家中大大小小的簸箕、竹筛等上面，放在门前场地的阳光下。视阳光的强弱，萝卜条要晾晒两到三天。第一天，母亲要对萝卜条进行揉搓，先轻后重，揉搓到萝卜条子出水为止，乡人称之"出汗"。后两日，母亲每天中午和傍晚收晒时都要揉搓。据母亲称，揉搓要顺着一个方向，不能左一把右一把，否则上不了"劲"，没有嚼劲。

晒好的萝卜条已从白嫩的少年状卷缩成淡黄的沧桑状。这时，母亲要将他们投入沸水锅里焯一焯，去去尘，也回回劲。用竹笊篱将沸水中的萝卜干迅速捞起沥干后，母亲还要用温热的干毛巾反复擦拭萝卜条，给它们做着"按摩"。

盛放到大木盆中的萝卜干，母亲开始放入捣碎的碎盐，经过反反复复揉搓，直至盐粒在萝卜条中难觅踪迹，便开始装坛，用拳头捣紧压实后封罐。等上个十天半月后，嘎嘣脆的萝卜响就成为我们口中的美味。

只放盐的纯味萝卜响母亲腌制得最多，食时滴点麻油或是熟菜籽油，也是清香宜人。母亲还会制作一些浓香型的，腌制时除了食盐，还加入了些许的五香粉、姜末、蒜泥、白糖等，香气浓烈，闻之垂涎。母亲还会在一些浓香型萝卜响中加入胡椒粉或辣椒粉，制成鲜美香辣、风味十足的辣条，让我们的舌尖留下那个冬天火热的回味。

贫穷的日子，乡下孩子难有什么零食，枯凛的冬天，更是难觅吃食。于是，家中的萝卜响就成了解馋之物。偷偷揭开坛盖，掏出几条，背着大人咀嚼，或是小伙伴们互相交换家中的萝卜响，在几乎相同的味道中嚼出那不易察觉的别样享受。

上中学时，有农村来的同学，每回次家总带回一瓶萝卜响。一下课，几位同学就窜进他的寝室，一个个腮帮鼓动，嘴中咔嚓地嚼着，享受那来自乡土的味道。

俗话说：萝卜响，嘎嘣脆，吃了能活百来岁。一位老者朋友对我说，他极喜欢一壶浓茶、两块点心，就着一小碟淋上麻油的萝卜响吃早茶，清爽养人，滋味悠长。我想象，一位须发皆白的耄耋老人依在阳光下，在袅袅的氤氲后细嚼慢品着口中香脆的乡土味儿，真是一种美好的令人羡慕的从前慢。

我未及问这位老者朋友，在那悠悠的时光里，他会想到什么？消失的儿时快乐？远去的母亲身影？难舍的故土深情？风干的却依然香脆的浓浓的乡愁？

彭城往事

散不尽的水蜜桃味

◎武建强

上世纪90年代初的徐州，周末时光总带着一种慢悠悠的暖意。那时候，我在徐州师范学院读书，青春的日子简单而明亮，偶尔逛逛商场便成了我们学生族最奢侈的消遣。

最常去的当然是徐州市百货大楼。那是一座老式商场，当时还没有电梯，上下只能走一侧弯曲的楼梯。一进门便是扑面而来的嘈杂与拥挤，人挨着人，肩碰着肩，空气里混着布匹、皮革和糖果的气味。老实说，我并不喜欢这种拥挤的感觉，但为了抢购一双合适的"火炬牌"旅游鞋，也不得不一趟趟去商场里打探。

那天下午，我在百货大楼二楼漫无目的地转悠，走到一个拐弯处，忽然觉得裤子像是刮到了什么，沉甸甸的。我低头一看，竟是个三四岁的小男孩，一只小手紧紧扯着我的裤子，另一只手握着一袋水蜜桃味饮料，正美滋滋地喝着，步子迈得又急又碎，像一只生怕跟丢主人的小鸭子。他正好也抬起头看我，小嘴上还挂着饮料的甜渍，下一秒，小嘴一撇，哇哇地哭起来，哭声里充满了委屈和不安。

"孩子那么小，不愿意走你就抱抱嘛。"一个年龄稍长的妇女一脸慈祥地教导我，其他顾客也纷纷投来奇怪的目光。我仿佛做错了什么，脸一下子热了起来，直想快步逃离。可低头再看那个小孩，茫然无助的小样实在是让人心疼。我弯下腰，笨拙地把他抱起来。孩子倒是不哭了，却搂着我的脖子，一直含混不清地哭喊着"爸爸"。我好无奈——这孩子可能是找不到爸爸了，可那也不能乱认爸爸呀！大伙明白了原委，就提醒我："你去收款台那边问问，他们有广播，可以让广播找人。"

我抱着孩子挤到收款台，想把孩子交给收款台了事。收款员是一个年轻姑娘，她正低头忙着算账，抬头瞥了我一眼，不由分说就批评："有你这样当爸爸的吗？也不知道哄哄孩子。"我红着脸辩白："这不是我的孩子，是我……捡的……"姑娘一愣，看见了我胸口佩戴的白色校徽，一脸歉意地说："对不起、对不起，我们的广播坏了，正在修。麻烦你先帮着带一下，过会儿我们就广播找人。"我本想早点脱身，可看着怀里这个小家伙湿漉漉的眼睛，还是没有走开。

孩子似乎和我混熟了，也不哭了，只是好奇地东张西望。我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把他放到我的肩头，让他玩"骑大马"的游戏。小孩似乎很乐意这样，咯咯地笑起来，用一双黏糊糊的小手拨弄着我的头发。我托举着他，好让这个小小的目标更显眼些。商场的灯散发着晕黄的光，人潮汹涌，满怀喜悦，像一条喧嚣的河，而我们这一大一小，就成了河面上的两个摇摇晃晃的浮标。

我无师自通，一边游走一边颠着脚步，把小男孩哄得心花怒放。在收款台周围转了几圈，我忽然看见从三楼的楼梯上着急慌忙地冲下一个人来。他三步并作两步，眼睛四处张望，像丢了什么宝贝似的。我猜，他可能就是孩子的爸爸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，想搞个恶作剧，便带着孩子躲到一根立柱后面，偷偷欣赏起这个粗心爸爸的狼狈模样。

那男子果然直奔收款台，焦急地和收款员比划着孩子的情况，语速快得像连珠炮，容不得姑娘插嘴。收款员姑娘笑着，朝柱子后面努了努嘴。小男孩也看到了爸爸，高兴地叫起来："爸爸！爸爸！"男子猛地回头，看不出是哭还是在笑，冲过来一把夺过孩子，狠狠地亲了一下，一转身就跑走了。小男孩趴在爸爸的肩头，远远地朝我招手，仿佛我是他认识很久的好朋友一样。我看见那男子穿着一条和我颜色一样的裤子，大概这就是小男孩认错人的原因吧。

收款员姑娘摇摇头说："一点礼貌也不懂，也不说声谢谢就走了。"她友好地提醒我整理一下衣服。白衬衣的领子不知什么时候被小家伙坐歪了，同时还给我留了几点饮料的渍痕……

几十年过去了，想起那个骑在脖子上的小男孩，还有那个粗心的爸爸，我仍会禁不住笑起来。一闭眼，我似乎还能闻到小男孩身上那股水蜜桃的香味，甜甜的、软软的，像那个年代周末午后的一缕暖风，一直吹到今天。

浮世杂拾

人生不过二两酒

◎袁伟建

朋友发来的地址，是一个我没听说过的小街巷，导航把我带到了一栋旧楼前。一楼，30多平方米，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打印好的A4纸作为招牌。我推开门，他正在一张旧茶桌前泡茶，身后堆放着几箱未拆封的货物，从前那间写字楼的落地窗、真皮转椅，仿佛都是上辈子的事。

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面了。我知道他创业失败，欠了几百万，他在电话里从不细说，我也很少问。这次坐下来，茶过三盏之后，他自己开口了，说了一句很淡的话：人落魄的时候，连骚扰电话都变少了。

他说，以前每天接到银行的、推销的、陌生号码的电话，烦得想把手机扔了。如今，手机安静地躺在桌上，偶尔发出一声响，不是外卖就是快递，那些曾经锲而不舍地想要借钱给他、帮助他盘活资金的人，好像约定好了似的，一下子都消失了。

我笑不出来，他也笑不出来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叹气。

人大概走到某个低处时，才会发现世界其实有自动筛选的功能。当你处在高处的时候，周围总是热闹的，热闹中分不清哪一声是问候，哪一声是算计。电话响得勤，未必是情分厚，多半是你身上还有别人惦记的东西。等到那些声音都退了，留下来的安静虽然冷清，却终于变得干净了。他指着小铺面说，租金便宜，够用就行，从前觉得"够用"是个让人不甘心的词，现在倒觉得，够用是很大的福气。

我想起他以前的样子，意气风发，开口闭口都是"规模""赛道""下一轮"，现在坐在30平方米的铺子里，说的却是"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"。人不是被道理说服的，而是被日子一寸一寸地压下来的。

闲聊中，不知怎么就念起了那首打油诗，"人生不过二两酒，一两无奈一两愁，都是黄泉预约客，何必计较忧与愁"。朋友听后，端起茶杯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诗是豁达的，但真正活到那个份上才知道，"不计较"这三个字有多重。不是不想计较，而是计较不动了。几百万的债务压在身上，夜不能寐之时，你对他说"何必计较"，这简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可是他话锋一转，又说，正因为计较不动了，反而看清了一些事情，以前拼命往怀里搂的东西，其实有很多是不需要的，以前认为天塌下来的面子和排场，塌了也无所谓，天并没有真的塌下来。

临走时，他送我到门口，街边的路灯刚刚亮起，照着他半白的鬓角。我没有说"一切都会好起来"这样的话，那些安慰太轻了，轻得就像骚扰电话里的问候，响过一声就消失了。我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说，茶不错，下次再来喝。

他笑着说，铺面小，茶水管够。

回程的路上，我又想起了那二两酒，"一两无奈一两愁"。谁的人生中没有这"二两酒"呢，只是有的人把酒盏摆在灯火通明的地方，有的人摆在背街的小铺面上，喝的都是同样的味道，至于黄泉预约客这句话，倒不必真的等到黄泉才明白。落魄一场，消失的那些骚扰电话，其实也是命运提前替你清理了一次场地，场子空了之后，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脚下还有一小块土地，手中还握着一杯温热的茶水。

乡愁记

村中那口老井

◎罗宗

村子中央的一棵老槐树下有一口老井。井口用青石砌成，石面上被井绳磨出一道道沟痕。村里的老人说，这口井有些年头了，究竟是哪一辈人挖的已经无法考证。井水从地下慢慢渗出来，清甜甘冽，常年不干涸。

挑水是父亲每天早上必不可少的事儿。公鸡还在打鸣时，父亲就挑着两只木桶出门了。木桶箍着铁圈，桶壁常年浸水，颜色早已发黑，边沿也磨得光滑。扁担是用竹子削成的，中间被肩膀磨得非常光滑。到了井边后，父亲放下木桶，取下扁担，一端搭在井上，另一端放在干净的地面上，防止沾上泥土。然后解下井绳系在木桶上，整理好绳结，慢慢将水桶放入井里。桶刚接触水面时就浮起来了，父亲轻轻地抖动井绳，桶口立刻倾斜，"咕咚"一声灌满水。提桶时，两只脚分开站立，身体微微向后仰，粗壮的手臂一点点收紧井绳，利用腰部和背部的力量把水提到井沿。

我小时候最喜欢趴到井边往下瞧。井壁上长满青绿色的苔藓，几株不知名的小草从石缝中探出头来。幽深的井底，水面映着一小片天空，偶尔有白云飘过，井里的云影也跟着缓缓移动。我不禁朝井里喊了一声，声音碰到井壁，又折返回来，拖着长长的尾音。姐姐觉得新奇，也跟着喊，两个孩子的声音在井筒里来回碰撞，把打水的老大娘逗得哈哈大笑。父亲不允许我们靠近，每次看到我们趴在井沿上，就会立刻伸出一只大手把我们拉回来。他总是叮嘱，井水很深，掉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井边是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。每天早上，妇女们会端着木盆来洗菜，而男人们则要挑着水桶排队打水。到了傍晚，在田里干活的人陆续回来，这时候的井台上更是人来人往。刚从地里收工的庄稼汉，顾不上歇息，舀起一瓢凉水，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，抹一把嘴，长长地舒一口气。几个大娘蹲在井边择豆角，手指翻飞，嘴里也不闲着，谁家娶了媳妇、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学校、谁家的庄稼长势喜人、哪家又添了人口，诸如此类的家长里短……这些事情都可以在井台边听到。井水清澈照得见人影；井边的话题却常常热闹，村庄里的喜怒哀乐、人情冷暖，就这样伴随着水桶的起落，在井口之间流转。

夏天的井水凉丝丝的，井台成了村里人消暑的好地方。母亲把新摘下的黄瓜、西红柿放进竹篮里，系上井绳吊到水面附近浸泡，吃过午饭后再拎起来。黄瓜咬一口，鲜嫩可口，唇齿留香；西红柿汁多味美，酸甜适中并有一股沁人心脾的凉意。将西瓜吊入井中，待到傍晚时分，全家人都会聚在院子里乘凉，然后从井中取出西瓜切开，一起吃着冰镇过的西瓜，别提有多惬意。

有一年夏天遇到了干旱，村外的小河差不多要干了，河床裸露出来了，池塘裂开了大大小小、深浅不一的裂缝。老井里的水位也随之下降了很多。村里人打水时十分小心，生怕浪费了一点。谁家挑水不小心洒了一点，老人们看到了就会很心疼地数落几句。父亲每天仍旧挑一担水回家，挑回的水先保证全家人的饮水需求，然后把洗过菜的水收集在一个盆里，拿去浇院角的菜蔬。母亲淘米时，也舍不得把淘米水倒掉，留着喂猪。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了水的珍贵。

后来，村里通了自来水。每家每户都安装上了水龙头，轻轻一拧就有一股清水涌出来。挑水的日子也慢慢远去了，井台上的人也越来越少，通往井边的小路也渐渐长满了杂草。

只有我们几个孩子还会去那里玩耍。每次我蹲下来用手摸一摸被绳子勒出的深浅不一的痕迹，脑海里就浮现父亲挑水的样子。几十年来，他究竟从这口井里挑了多少桶水，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。父亲肩头的扁担吱呀作响，木桶里的水一路轻轻晃荡。挑回的水煮过饭、泡过茶、洗过衣裳、浇灌过院里的菜地。如今，自来水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，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。父亲已去世多年，当年那道挑着水桶穿过村巷的身影，随着时光流逝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。

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媒体集群：徐州日报 彭城晚报 都市晨报 汉风号客户端 中国徐州网 徐州发布 户外传播平台 官方微博矩阵 微信公众平台 六磅视频 豹子视频 社址：云龙区富春路8号 邮编：221018 徐工商广字第030003号
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：85600213 总值班室：85690460 广告热线：85690469 发行热线：85690141 全年定价：568元 零售每份：1.80元 集团法律顾问：江苏典锐律师事务所 85857339 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印务中心承印（徐州市鼓楼区金桥路19号）：87799237